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
第十三回 桃柳營欽差初逢險 乘義渡二次又逢凶

詩曰：堪歎人生無百秋，為何日月苦憂愁。酒色財氣纏身體，擔心不捨怎回頭。

百年世事如幻夢，大數到來不自由。

有朝一日閻君喚，一旦無常萬事休。

有賊來刺殺欽差，賊方至上房，只聽背後一聲，「吧嗒」一聲響，正中賊人腰上。賊人乃是獨角龍馬凱，因白天自魏家茶樓跑了，夜晚回來一問，才知是朋友王玄真被擒之事，夜晚入公館行刺來了。方要殺大人，只聽後面一聲，正中腰上，馬凱翻身躡在院中，上房逃走。

大人大吃一驚，心中一想：「既有刺客，可以派二馬前去，必能拿獲。」方要傳話，忽聽外面一響，扔進一個字包兒來，外面說道：「大人若審王玄真口供，照字帖行事，賊人必能招認。」書童從地下撿起遞於大人，拆開一看，上有小膏藥兩貼，上寫：「三皇甲子膏。」後面有一行字，上寫：「三皇甲子膏，專治破金鐘罩，貼在腳心中，口供定然招。江蘇民子顧煥章奉獻。」大人一瞧，早已明白，吩咐：「叫二馬進來，傳聽差之人，帶賊盜王玄真，聽本部院嚴訊。」左右答應，兩旁侍立。

少時，將妖道帶至上房台階以上跪下。大人說：「你這東西，分明是邪教匪賊，竟敢不招！」叫馬成龍過來，俯耳如此如此。山東馬叫左右將老道鞋襪去了，將膏藥貼上，吩咐：「動刑！」見老道渾身是汗，骨軟筋酥，疼痛難言，說：「大人鬆刑，我承招就是！」欽差說：「鬆刑，招上來！」妖道王玄真甦醒多時，心中少定，才說：「我們是天地會，是供奉天地為主；八卦教，是立教之主，號稱八卦真人，不過燒香唸經，求天地風調雨順。我們這個會總，是辦會的頭目，他是承辦香供之事。至於大家全把錢給他，叫他留一本清帳。」欽差說：「我問你，是在當舖中殺人的獨角龍，他也是你們會內之人，你說他是怎麼殺的，我就饒了你啦。」王玄真說：「獨角龍不錯，我知道他也是會中之人，可不跟我在一處，他殺人一事，我實在不知道哪。」大人吩咐：「將賊人送縣按律嚴辦，行文拿獲獨角龍馬凱。」傳知縣，說：「貴縣，本部院理應參辦，我念你吏員出身，為官不易。明天備辦車輛馬匹，本部院起身。知縣躬躬施禮，謝過欽差大人，遂下去了。大人將此事辦完，叫二馬下去歇歇，明日起身。欽差也就安歇睡覺。次日，知縣備辦車馬，在此公館門首伺候起身。大人上轎，吩咐免送，順大路一站一站的望前行走。這一日，至監津縣桃柳營，本汛的守備張海登同知縣李和春，來接大人入桃柳營公館。此時早有辦差之人接了上站卡子，照上站樣如數辦理。伊大人傳進知縣、守備，問了問地面上之事。此時天色已晚，眾人都出去，惟有二馬還在旁邊站著。大人說：「今日白天自北往南，臨近有一段村莊，都是門前影壁上掛八卦，還有畫白圈的，還有黑牆畫白八卦的，不知是何緣故？我要請問本處文武官，又怕他們不說實話，我就也沒問他。明天你二人去訪訪，如要有什麼邪教匪賊妖言惑眾之事，你二人訪明白稟我知道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二人下去用飯安歇。

次日天明，二人起來換便服，用完早飯，吩咐外面不必伺候，大人並不起身，外面也不知是什麼緣故。此時二人進上房，一見大人，說明去私訪之事。大人說：「你們去吧。」

二位英雄出了公館，一直往北走了有一里之遙，見前面是昨天來的那個村子，一瞧，見家家關門閉戶，並不見有一人來往。牆上畫著白八卦，家家皆是如此。二人至路北清水戰門樓，雙扇緊閉，不見有一人在此村莊街上。連忙打門，只聽裡面有人答話說：「哪位？」山東馬說：「我們借光，問問你路。」「嘩啦」一聲，門兒開放，出來一人，黑面微有鬚鬚，月白褲褂，高腰襪子，青布鞋，說：「你叫門作什麼？」山東馬說：「我們問問，你們這個村莊為什麼都畫這個八卦？是什麼緣故，你可知道？」那人說：「你問這個呀？」「呼嚕」將門兒關上了，也不言語。山東馬再叫，人家也不出來了。二人無奈，也就不叫了。只聽背後腳步聲音，頭前走的顧煥章，後方跟著一人，身軀高大，年約六十，黃面長鬚，一直往前追趕下去了。此時二位英雄一看，不知所因何事，也就不往前面村莊訪問去了。

說書的一張嘴，難說兩下裡話。成龍、夢太二人私訪事也就不提。單言欽差伊哩布在公館想：「為人臣，忠則盡命。如今我國自定鼎以來，不知是有多多少邪教匪賊索隱行怪，誑哄愚人。本部院受皇恩，理應到處與國分憂，辦理清楚才是。今天二馬一去私訪，本部在此無味，何不也去帶著書童外面訪訪？」遂吩咐書童六吉兒：「來，你給我更衣，跟我密訪天地會的情形。」小書童也就換了衣服，大人帶他出離了公館，直望西走。見天地清和，風清氣朗，入夏以來，綠樹蔭濃。方一出村口，望西一看，好一派初夏景致！怎見得？有詩為證：四月清和雨乍晴，南山當牖轉分明。

更無柳絮因風起，惟有葵花向日傾。

欽差遂信步遊行，見人煙稀少，惟有農夫在野外耘田。大人走約四五里之遙，迎面有南北一道乾河，兩邊有堤，並無有一點水。大人帶書童過了一道乾河，一直往西走，赤日炎炎，甚是天熱。大人內也覺得有點乾渴，也想要涼爽涼爽才好，無奈不成，沒有一株樹。望西一瞧，一片野麥，有心要回去，又太走的遠了。無奈望前走，方走了一望之地，見前面當道有一土台，上面有柳樹一株，棚蓋甚大。土台高一丈七八，有台階。大人遂上去，見上面高處又涼快，又乾淨，書童六吉兒將手巾鋪在就地，也就請大人落座，書童也坐在樹底下。大人說：「六吉兒，你不帶著錢嗎？你將錢放在五步開外，你站在那邊打著了他，回公館我賞你五兩銀子。」六吉兒說：「奴才不敢打。打著了，大人賞奴才五兩銀子；要打不著，大人必要責打奴才。」大人說：「你打著，賞你；打不著，也沒你的事。」說著，六吉兒照著那地下放了有幾個錢，立著站在五步以外，說：「你老人家瞧著。」只聽「吧」的一聲，大人見那錢打著，大人甚喜。你道大人這是哄孩子玩耍呢，此乃大人心中暗禱告過往神靈，說：「我這一出來公館，來訪這附近村莊怪異之事，如要小書童兒今天能打著，大概訪賊必訪的著；如要打不著，我也就回公館去了。」大人是這個意思，見書童打著了甚喜。

天有響午，只聽西南一片聲響，大人不知道。少時，有好些個逃難之人直嚷「救命！」後面汪洋大水，遍地皆是水，水花滾滾，波浪滔天，甚是可怕。見有一老兒，奔這個土台上扒來。大人瞧著不忍，叫書童：「快拉他上來，我要救這個人。」六吉兒不敢不去，方一下台階，只聽「呼隆」一聲，大人也往下瞧著，連那書童六吉兒和那個老頭兒都被水沖去了。大人「欽」了一聲，說：「這是怎麼說？這孩子跟我多年，他父母托付我照應他，今天一旦死在這裡，也是他的命運該著。這小孩子作了什麼損事？可惜！可惜！」歎夠多時，見這水離大人這土台還有一尺來的還長哪！遍地是水，此時欽差甚是驚怕。原來這裡離黃河近了，開了口子，水下來了，大人並不知道，心中說：「我哪裡也不能去，四面是水，活活的把我急死了！」

天約午錯，正在危急，只聽得正東有撐船之聲，來了一隻小舟，由東向西，直奔這個土台而來。見那個艄公年約三十以外，頭帶草輪巾，赤背，藍布中衣，襪子未穿，青布鞋，麵皮微紫，口中信口說：此處有個趙鄉宦，打了一隻救生船。

每遇水災常救護，盡渡來人不要錢。

大人說：「好來，好來！你將我渡過去，我上桃柳營去，多多給你幾兩銀子就是了。」那艄公說：「要是僱船趁早僱，往別處去僱。我們這是一隻義船，行善的。」大人說：「來吧，更好，我給你們主人傳名！」那船貼在台邊之上，叫大人上船。欽差上了船，一直往東，就到了原來那條乾河，應該往東奔岸，他往南進了一帶蘆葦塘，他問：「大人貴姓？哪裡的人？幹什麼生理？」大人說：「我姓尹，名一人，北京城裡的人，販賣綢緞為生。今天自桃柳營出來逛逛。」艄公說：「你老人家幾時生日？」伊大人說：「二月二十五日。你問這幹什麼？」艄公說：「我們這裡的財主有話，今天有這一場大水，先問問救了多少人，是姓什麼，哪裡的人，為是落帳；臘月三十在諸神聖前一焚，這也算是一點功德。朋友，你吃什麼？我們還有一頓飯，願意吃饅頭有饅頭，願意

吃麵有面。」大人說：「倒不吃什麼，渴了要喝一點水。」艄公說：「喝水現成。」